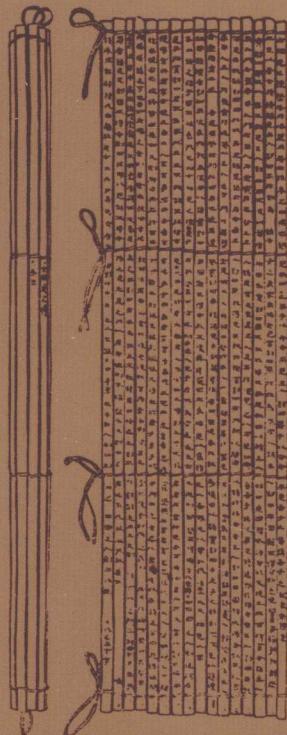


云 南 大 学 古 典 文 献 从 书

民俗文学与民俗文献研究



李道和◎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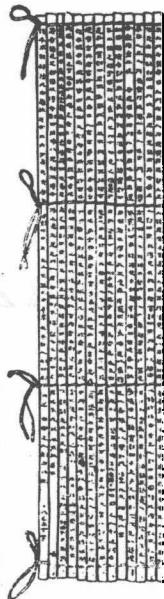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I206.2/187

2008

民俗文学与民俗文献研究

云南大学古典文献丛书



李道和◎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俗文学与民俗文献研究/李道和著. —成都:巴蜀书社,

2008.11

(云南大学古典文献丛书)

ISBN 978-7-80752-272-0

I. 民… II. 李… III. ①民俗—文学研究—中国

②民俗学—文献—研究—中国 IV. I206 K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4938 号

民俗文学与民俗文献研究

李道和 著

责任编辑 李 嘉

封面设计 周 明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张 10.125

字 数 200 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272-0

定 价 28.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云南大学古典文献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编：段炳昌 王卫东

编委：罗江文 冯良方 李道和 杨立权

云南大学古典文献学丛书·前言

古典文献是历史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靠浩瀚的古典文献得以传承和弘扬。培养中国古典文献研究的人才，总结古典文献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经验教训，全面系统地整理研究古典文献，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构建当代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一项重要工作。高等院校作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的研究的中心之一，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应当在这方面责无旁贷地承担重任，既要通过严格系统的训练，培养一批批具有古典文献整理研究专门知识的人才，又要利用优势，潜心钻研，推出一部部高质量的古典文献整理研究的学术著作。

云南大学在中国古典文献学方面有着优良的传统和良好的基础，古典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硕果累累，代有闻人。袁嘉谷、刘文典、姜亮夫、方国瑜、李埏、张文勋、尤中、徐文德、木芹、殷光熹、赵浩如、陈红映等文献学家的辛勤工作和学术成果，在全国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在云南大学形成了连续不断的学术传统。

云南大学一批中青年学术骨干继承老一辈形成的学术传统，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第一，汉文典籍的整理与研究成绩突出，特别是古代美学和文论典籍、古代民俗文献等方面的研究，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先后出版了《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点校》、《淮南鸿烈集解校点》、《南华真经口义校点》、《诗经译注》、《论语译注》、《楚辞译注》、《诗经论丛》、《楚辞论丛》、《儒、道美学与文化》、《〈文心雕龙〉研究史》、《佛教文学粹编》、《汉赋与经学》、《〈孙子兵法〉语法研究》、《岁时民俗与古小说研究》、《唐宋传奇品读辞典》等一批著作，其中《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点校》500 多万字，2002 年 8 月获西南地区优秀图书特等奖。

第二，云南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成果丰厚，尤其是在云南古代诗文和文论以及地方文化史典籍的研究方面有广泛的影响。云南省虽然地处边疆，但汉文化在云南历史上发挥着主导辐射作用，并且留下了丰富的汉文典籍。除《云南丛书》外，还有地方志 400 多种，诗文集 300 多种，多达数万册。全面地整理和研究丰富的云南汉文地方文献，能为认识云南文化的历史和现状提供一个很好的视角，能使人们看到汉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影响、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相互渗透，从而为全面发掘祖国宝贵的文化宝藏、推动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团结、建设和巩固边疆作出贡献。近年来，云南大学的教师先后出版了《滇云诗词》、《古诗中的云南》、《云南历代诗词选》、《云南古代诗文论著辑要》、《历代诗人咏昆明》、《周钟岳诗文校注》、《赵炳龙诗文校注》、《云南地方文学史》等著作。其中《云南历代诗词选》是对云南古代诗词研究的一部总结性的古籍整理著作，出版社作为精

品图书出版；《云南古代诗文论著辑要》在中华书局出版，系统地让人们看到了云南还有如此精粹的古代诗文论著，得到了同行的好评。

第三，中国有着 55 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古典文献是中国古典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过去对少数民族古典文献的整理研究是不太重视的，在一些中国古典文献学的著作中，甚至根本不提少数民族古典文献。现在，中国古典文献研究和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不能缺少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已成为学界共识。云南是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有着丰富的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据不完全统计，彝族彝文典籍有 1000 多部，纳西族东巴文典籍有 1500 多部，傣族傣文典籍有 1000 多部，还有大量用汉文或白文写成的白族典籍，这些少数民族典籍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宝贵遗产，又是云南省独有的文化资源。云南少数民族古籍整理与研究，还是边疆地区社会和民族文化建设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能为云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宗教等学科的研究提供坚实的文献基础，能展现出云南少数民族悠久而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将对弘扬祖国优秀文化、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西南边疆、建设和发展民族文化都有着独特而深远的意义。

云南大学学者一直重视对云南少数民族古典文献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对彝族、傣族、白族、纳西族等民族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研究，并在民族古典文献的学科界定、分类、特点、整理与研究的方法等方面都提出了有创见的看法，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和内容。先后出版了《中国云南德宏傣文古籍编目》、《僰古通纪浅述校注》、《云南志校补》、《南诏野史汇证》、《滇志校点》、《藏文历史档案研究》、《傣族历史档案研究》、

《西南彝族历史档案》、《百苗图疏证》、《百苗图抄本汇编》、《贝叶文化论集》、《梅葛的文化解读》等著作，为发掘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作出了贡献。

为了更好地总结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拓展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研究领域和范围，有利于中国古典文献学人才的培养，并推动云南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的持续发展，我们计划出版《云南大学古典文献学丛书》，第一批首先出版3部著作，即罗江文《中国古典文献学纲要》、冯良方《云南古代汉文学文献》、李道和《民俗文学与民俗文献研究》。我们虽身在边疆，但仍希望能为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丛书的出版得到了巴蜀书社的大力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云南大学古典文献学丛书》编委会

目 录

MU LU

民俗文学篇	(1)
一 古代民间文学	(3)
(一) 神 话	(3)
(二) 传 说	(16)
(三) 故 事	(27)
(四) 笑 话	(36)
二 古代俗文学	(45)
(一) 俗 赋	(46)
(二) 变 文	(54)
(三) 宝 卷	(71)
三 古代作家文学	(82)
(一) 诗 歌	(83)
(二) 小 说	(102)
民俗文献篇	(123)
一 神话传说文献	(125)

(一) 一般神话传说文献	(126)
(二) 《山海经》	(133)
二 岁时节令文献	(167)
(一) 一般岁节文献	(169)
(二) 宗懔《荆楚岁时记》	(196)
(三) 杜台卿《玉烛宝典》	(227)
(四) 陈元靓《岁时广记》(附《事林广记》)	(252)
附 录	(292)
(一) 部分民俗学家介绍	(292)
(二) 主要引用参考文献	(310)
后 记	(316)

民俗文学篇

民俗，既有操作实践层次的民俗事象，也有讲述言说层次的民间文学。民间文学就是狭义的民俗。同时，各种文学作品又可以或多或少地反映民俗内涵，比如，除了民间文学外还可能有作家文学以及介乎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之间的俗文学，都可能描写并传承着民俗事象。

我们认为，恰如宫廷文学、市民文学、宗教文学、乡土文学等在内涵上各有所重一样，所谓民俗文学，是指包含一定民俗内涵的文学作品；由于其传承方式、风格旨趣等不同，又可以在反映民俗内涵的基本点上，涵盖民间文学、俗文学和作家文学。当然，就民俗在其中所占的比重而言，民间文学不仅在内容上表现了最丰富的民俗事象，而且其本身就是民俗现象或民俗载体，俗文学中民俗的内涵也较多，而作家文学一般是在意象营造、情节推进、结构组合上表现出民俗的重要性。

文学是形象反映人类生活的语言艺术，而世代相传的民俗，则是作为社会群体的人之生活的重要内容，所以文学作品描写人群的民俗生活是相当自然的，当然文学的任务不只是在于描写或

传承民俗。民俗文学的理论预设和概念提炼，目的也只在于使人们去注意文学中的民俗内涵，关注民俗与文学的关系，并进而从民俗学的角度去理解文学现象，或从文学角度去看待民俗问题。

本篇试图从民间文学、俗文学、作家文学几个层面，主要利用世传古籍文献，并参证考古出土文献和现当代搜集的田野口传资料，采用文献梳理、母题识别、类型归纳等方法，对中国古代民俗文学加以介绍并结合相关论题进行以点带面的研究。

一 古代民间文学

在浩如烟海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保存了极为丰富的中国古代民间文学，几乎涵盖了神话、传说、故事、笑话、寓言、歌谣、谚语、谜语、说唱、小戏等民间文学的所有领域。中国古代民间文学是中国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当代搜集的汉族及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重要来源；当然也是我们从事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尤其是当我们研究民间文学的故事母题、类型及其传承史时，古代文献中的民间文学资源特别能显示其价值。

（一）神 话

虽然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并对夔一足、黄帝四面的神话作了历史化（euheremism）的解释（《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太平御览》卷七九引《尸子》），但道家及南方楚地却偏好神话，因而中国神话能得

到更多的保留，并在后代以各种形式继续传承。

除了《山海经》集中记录神话外，在《诗经》、《楚辞》以及《老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汉代以前的文献中都有多种神话的文本。虽然中国古代神话不免零碎、散乱，但只要我们尽力搜求、梳理文献，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建构古代神话体系，并将古代神话与古代相关传说、故事或与少数民族神话、世界神话结合起来作整体研究，进而探讨神话演变传承的一般规律。

以鲧禹治水神话为例，若经仔细研究就可发现，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治水传说，其原型当是地地道道的造地创世神话，而且与世界上多个民族的神话母题近似。《山海经·海内经》说：

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
鲧复（腹）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晋郭璞注云：“息壤者，言土自长息无限，故可以塞洪水也。”解读这一神话的关键词就是“息壤”，在《淮南子·地形》中又称“息土”，在这里，这种不断生长的土壤就是造地的材料。传统上以为鲧禹是治水英雄，窃帝息壤的鲧被认为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其实，鲧禹是造地的创世英雄，这是跟世界上很多民族类似的一种“大地潜水者”(earth diver)神话。在《圣经》神话中，上帝命撒旦去原始大海中抓取用以造地的淤泥，撒旦在自己的指甲缝里也藏了一些。当上帝用这种泥土造地时，撒旦指甲中的淤泥也开始膨胀，从而暴露了他的罪恶。这个撒旦和中国的鲧

如出一辙，因而鲧禹治水实际是造地。鲧禹神话的本相已经过多位学者的挖掘^①，在此可不絮论，我们倒可关注鲧禹造地与造城的关系，以及应龙助禹治水神话的文本及其传承史意义。

鲧禹不仅造地而且造城，二者又合而为一。《世本》：“（鲧）作城郭。”“禹作宫室。”（分见《礼记·祭法》正义、《初学记》卷二四引）《吕氏春秋·君守》言：“夏鲧（鲧）作城。”《淮南子·原道》：“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吴越春秋》佚文：“鲧作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初学记》卷二四引）晋张华《博物志》：“禹作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自禹始也。”^②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河南道一·开封府一·封丘县》引《城冢记》云：“期城者，夏禹理水时所筑。”这样的小城居然也传为禹筑，则禹所作城多矣。原来大地和都城之间本是可以比拟的，《吕氏春秋·行论》说鲧质问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乃“比兽之角，能以为城”。《山海经·海内西经》称昆仑是“帝之下都”，晋王嘉《拾遗记》卷一〇谓其山“如城阙之象”，《博物志》卷一说有“八十城布绕之”，古代都城亦模拟昆仑而建诸“地中”，所以都城实是大地的缩影形式，鲧禹的筑城

① 参见〔日〕大林太良《神话学入门》，林相泰、贾福水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1月版，第51—52页；叶舒宪《从“盘古之谜”到中国原始创世神话之谜》，载《民间文艺季刊》1989年第2期，第4—25页；《中国神话哲学》，中国社科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317—363页；李道和《昆仑：鲧禹所造之大地》，载《民间文学论坛》1990年第4期，第12—20页；吕微《神话何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58—77页。

② 此据《艺文类聚》卷六三引，今本《博物志》卷八此条末作“攻城围郭，盖禹始也”。别参《太平御览》卷一九二、卷三二〇、卷三三五引。

无异于造地^①。

古代又有应龙以尾画地助禹治水的神话，这一系故事的传承也把造地与造城母题联系起来。今传本《楚辞·天问》云：“河海应龙，何尽何历？”王逸注：

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历，过也，言河海所出至远，应龙过历游之，而无所不穷也。或曰，禹治洪水时，有神龙以尾画地，导水所注当决者，因而治之也。一云“应龙何画，河海何历”。

王逸注《楚辞》“虽不甚详赅，而去古未远，多传先儒之训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楚辞章句》条），故往往保存旧籍遗说，这则“或曰”、“一云”材料反而可能是正确的。比如，今传本文句在柳宗元《天对》中亦作“应龙何画，河海何历”，与王逸“一云”文句同；《天对》亦对曰：“胡圣为不足，反谋龙智？畚锸究勤，而欺画厥尾。”原来，在文意上也当以“或曰”之说为是，而今传本“尽（盡）”可能是“一云”本“画（畫）”的误字^②。

值得注意的是，由王逸注，不仅可以修正今本《楚辞》此节文本为“应龙何画，河海何历”，而且还可发现应龙以尾画地的

^① 《吴越春秋》卷八《勾践归国外传》说范蠡所筑姑苏，“昆仑之象存焉”。另参前引李道和《昆仑：鲧禹所造之大地》。

^② 《易纬通卦验》卷上说虞戏“作《易》无书以尽”，郑玄注说“以画见其事之形象”，知纬言“无书以尽”之“尽”当为“画”，《太平御览》卷七八正引作“无书以画事”。《焦氏易林·蒙·无妄》“纬画无名”之“画”字，张海鹏校称别本作“尽”。并参清孙诒让《札述》卷一、卷一〇。

神话，又为后世龟城、马邑等多种城市起源传说之所本：

昔秦人筑城于武州塞内，以备胡，城将成而崩者数矣。忽有马驰走一地，周旋反覆。父老异之，因依走（马）迹以筑城，城乃不崩，遂名之为马邑。（晋干宝《搜神记》卷二七）^①

府城，本呼为锦城。秦灭蜀，张仪所筑也。每面各三里，周回十二里，高七丈。屡皆倾侧。忽有大龟周行，随其所蹑而筑之，功果就焉。故亦号“龟城”。（《太平御览》卷一九二引唐卢求《成都记》）

刘元海（渊）城，晋永嘉之乱，元海僭称汉，于此置都，筑平阳城。昼夜兴作，不久（然）则崩。募能城者赏之。先有韩媪者，于野田见巨卵，傍有婴儿，收养之，字曰概儿。时已四岁，闻元海筑城不就，乃白媪曰：“我能成之，母其应募。”媪从之，概儿乃变为蛇，令媪持灰随后遗志焉。谓媪曰：“凭灰筑城，可立矣。”竟如所言。（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四三《河东道四·晋州·临汾县》）

吐火罗国缚底野城，古波斯王乌瑟多习之所筑也。王初筑此城即坏，叹曰：“吾应无道，天令筑此城不成矣。”有小女名那息，见父忧恚，问曰：“王有邻敌乎？”王曰：“吾是波斯国王，领千余国。今至吐火罗国中，

^① 明胡应麟旧辑《搜神记》二十卷本错误甚多，汪绍楹校注本（中华书局1979年9月版）虽纠其谬，然亦未尽善，今有李剑国师《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2007年3月版）重为编次考辨，最为精善，本书引用若未加特别说明，即引据新辑本。